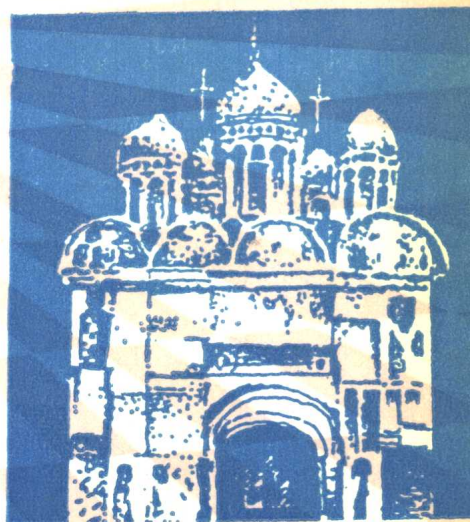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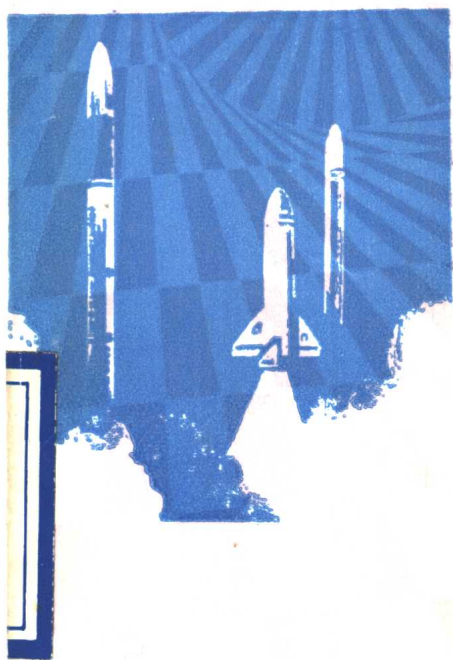


〔美〕柯林·福布斯著

超级绝密



超 级 绝 密

(美)柯林·福布斯著

秦 柯译

Colin Forbes
COVER STORY

Pan Books Ltd. 1986

内 容 提 要

里根总统竞选连任之际,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谣言蜂起,说有化名布洛卡恩的美国政界要人将取道芬兰投奔苏联。此人掌握“星球大战”计划的核心机密,若叛逃出境,不但最高机密外泄,里根欲竞选连任亦将成泡影。西方情报机构为阻截此人,派出得力干将,调兵遣将。苏联间谍机构也由某将军领导一行动班子,接应布洛卡恩的越境。此时四名美国要人来到芬兰,他们行踪诡秘,但其中谁是布洛卡恩却不得而知。双方特工人员于是各施奇技,或跟踪盯梢,巧布疑阵,或将计就计,暗度陈仓,演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间谍战,岂料掌握苏联反击“星球大战”计划机密的苏联上校却乘乱逃往了西方。布洛卡恩最后是否成功逃到苏联,只有读完此书,才知分晓。

责任编辑 武 文

〔美〕柯林·福布斯 著

超 级 绝 密

秦 柯 译

宝 文 堂 书 店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1/32开本221千字 9.25印张2插页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500册

ISBN7—80030—190—7/I·132 定价:4.30元

目 录

引子：杀一儆百	1
---------	---

卷一 伦敦：坐标变换	4
------------	---

卷二 斯德哥尔摩：前沿地区	113
---------------	-----

卷三 赫尔辛基：无人地段	233
--------------	-----

卷四 赫尔辛基：布洛卡恩越境	267
----------------	-----

引子

杀一儆百

内部放映室里。

“还没看够么？”贺瓦尔特在一片漆黑中问道，“这部片子够吓人的，都放过三遍了。”

“闭上你的嘴吧。这可是我的夫人……”

放映员只好再度启动机子，涅默似冰棒一般呆坐着，面部什么表情也没有，眼睛直直地盯住了屏幕，似乎被施加了催眠术。

能把事件现场用摄影机拍下来，可算得上是个行家里手。这短促的影片又重播了，影片里的阿莉希茜十分清晰，月光下，她漫步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背景是迷迷濛濛的一座奇怪的古堡。一辆高速驰来的小车猛地向她撞去，她那秀美硕长的身子象洋娃娃一般倒下了，车从她

身上压了过去。

涅槃的心似被钳住了一样。他感到轮子正碾碎她那兀地倒下的身躯，碾碎她的骨骼，碾碎她的颅骨。小车倏地刹住了。车后，阿莉希茜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涅槃可以听到司机把调速档推到倒档的位置上。影片是无声的，唯有放映机发出“沙沙”的声响。香烟已经灭了，仍紧紧地捏在指间。他的目光从躺倒的身躯上升到高耸的古堡，这个黑色的侧影，这侧影象是从安徒生童话的插图上剪下来的。电影又开始放下去。

小车飞快地倒回，司机没有变更方向，又从躺倒的躯体上压了回去。涅槃听见她骨头的碎裂声。她那俊俏的脸蛋现在碾成了肉酱。小车停在隔阿莉希茜几米远的地方，又一次朝前驶去。

影片闪耀着，光线在涅槃眼前晃动，银幕出现一片空白。他起身走到电影院的过道上，走出这狭窄恐怖的电影院。贺瓦尔特赶快跟上来，在门厅的地方拉住了他。涅槃摆脱他的手，好象世界上的人他都讨厌。

“那是你的夫人？”贺瓦尔特问。

“我早就跟你说过，她是阿莉希茜。”

他已经用过去时谈论她了。他仿佛是个木头人沿着刷白的走廊，一步一步地朝前走着。

“对不起，”贺瓦尔特又开口说，“她是否在追踪什么？”

“你别说了！我认识她，就这些！”

“那盘影片是装在一个罐子里，是你住所附近的一个邮局寄来的，盖的邮戳是SWS—”

涅槃仍然往前走着，夹在指间的烟头早已熄灭。他好象跟阿莉希茜一样离开了人间。他跨大步地走着，贺瓦尔特加快步子才使自己跟上。他转过话题说：“有个纸条，上面是用印刷体，简短地写着‘告诉别人不要靠近布洛卡恩，这是……’”贺瓦尔特还没把话说

完，涅默的表情就已十分可怕。因此，他又马上说：“我的办公室就在这儿，进去坐会儿，喝杯咖啡。可能是一种较大的势力？我们的几个参谋人员已看过此片，想找出影片中的那个城堡，看究竟是在哪个国家。”

“我好象在哪儿见过它。”涅默毫无表情地说道。

“哪儿？”

贺瓦尔特感觉到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太仓促了。涅默这时正要走出前门，他边走边回答说：“我不知道在哪里，好象在一张画上，迪维特会管这件事吗？布洛卡恩是谁呢？”

“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

“好了，不要说假话。”

涅默意识到，贺瓦尔特在回答问题之前，有个短暂的停顿。他走到接待处的桌子前，穿着便衣的门卫站起来向他要出入证。贺瓦尔特摇了摇头，门卫又回到位子上坐下。涅默打开门，连头也没回一下，也没说话，走下台阶往弦月公园路走去。

这是最初发生的事情，它引起了1984年的那场大搜捕——因为美国的总统选举预定于11月7日举行。在那个寒冷清晨的7点，当时气温还没有上升，还未到达长达两个月之久的热气流。涅默坐出租车回到家里。当时还是8月30日，星期四。

卷 一

伦敦：坐标变换

第二件事发生在 20 分钟之后，它纯属巧合。涅默坐在出租车里，车子快到他的寓所南坎星顿的贝雷斯福德路时，他觉得自己精疲力竭，难以支撑着做早饭。于是，他喊司机在马克教堂庭院旁停下。他下车，付了车费，朝对面的广场饭店走去。所以，他没注意到那辆蓝色的科蒂纳车，它强行停在不允许停车的地方，紧盯着他住的蔡斯莫旅馆的大门，两个男的站在汽车的前面。后来，一个证人对警察说，他们穿的是黑色制服，但却说不出更多的细节。

但是涅默确实看到了一位邮差，他站在行人道上，正在查他发出的一批信件。他抬

起头，望着涅默笑着说：“涅默先生，早安！祝你又有愉快的一天。

您看这股热浪会延续到圣诞节吗？”

“也许会吧！”

涅默用单调的语调回答说。这种声调曾让贺瓦尔特感到不安。邮差抽出三个信封，又抬头重新打量涅默。他看见的是一位十分健壮的四十岁左右的男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黄中带红，十分浓密，看上去一副滑稽相，好象他的生活中一切都是愉快的。涅默看见的邮差是一副刀刻似的面孔，表情十分冷漠。这是后来告诉警察的另一件事情。

“今天早晨，您有三封信，还有一封是国外寄来的，您生意肯定兴隆。”邮差说。

“多谢。”涅默以外国记者的身份不经意地说道。说完他接过三封信继续朝广场旅馆走去。广场旅馆有16层楼，站在楼顶能俯瞰伦敦的一部分。他打开棕色的信封，里面是两张帐单。当他拿出第三封信时，他愣了一下，停下来站在路边的镶边石上。

他一眼认出了信封上那龙飞凤舞的字迹，他觉得全身发冷，阿莉希茜的，一封死者的来信。信角上贴着蓝色的标签，用法文、芬兰文和瑞典文印着“航空”二字。邮戳非常清晰，在红色的圆圈内，有“赫尔辛基”的英文字样，还有日期“84.8.25”，还有赫尔辛基的瑞典文名字“赫尔辛福斯”。

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今天是星期四，阿莉希茜上星期六还活在人间，当时她发出了这封航空信。作为一名记者，他凭着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敦促他开动脑筋。

那个装着恐怖影片的圆筒——贺瓦尔特为他放映过的，可能是由谁带到英国后在当地寄出的，这个人一定是从赫尔辛基飞到希思罗机场的。这一切事情都应该发生在四五天之前。

他自然而然地走到广场旅馆，他兜里还装着一封没拆开的信。

他走进咖啡厅，要了咖啡和面包，在一张离其他旅客较远的桌旁坐下。他一边喝咖啡，一边看着信封的外部，也是用深蓝色在信封左上角印着一个旅馆的名字和地址。

卡拉斯塔加托帕旅馆，卡拉斯塔加托帕区100330，赫尔辛基33。他曾被派往赫尔辛基，但一直住在市中心的马尔斯基，从未听说过这样名字的旅馆。他慢腾腾地在面包上涂上黄油沾上果酱，勉强地咽了下去，同时把信拆开。

信里装着一张纸条，开头仍是信封上旅馆的名字。他睁大眼睛浏览了那粗犷的笔迹，不由想起了翻滚的海浪。他第一遍什么也未看出来，于是又重新看了一遍。

亲爱的波布：我要立即去赶那趟船——它10点30分开。一定要阻挡住亚当·布洛卡恩。我把赌注压在群岛上。我就要动身了，我在去码头的途中发这封信给你。阿莉希茜。

是写的“阿莉希茜”，而不是“爱你的阿莉希茜”。所以，即使是在最后一刻，什么都没有变化。他们之间的关系断绝得很完全，很彻底。信中的内容是一种职业上的联系，当然也透露了她在最后一刻对他的问候。不管她为《世界报》调查的事情是多么的复杂，她相信假如发生意外，他是能够坚持把调查继续下去的人。不幸的事果然发生了。

布洛卡恩。

贺瓦尔特过去提到过布洛卡恩，然而他对布洛卡恩又一无所知。涅默倒出些咖啡，点燃一支烟，把所知道的零零星星情况拼拢到一块：

亚当·布洛卡恩，他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一艘船在某地离开——如果是赫尔辛基港——时间是10点30分，这说明是上午，倘若是晚上的话，阿莉希茜将会写22点30分。这船是到哪儿去呢？他但愿不是去列宁格勒，而是去上帝那儿。

群岛。指的哪个群岛？瑞典的群岛如链子般从斯德哥尔摩往欧布群岛延伸，图尔库群岛是世界上第二大群岛，它由许多岛屿和刚露出水面的小岛构成，地势错综复杂。一个群岛有什么重要呢？她指的哪一个群岛呢？

想到最后，他理清了两条线索：一条是芬兰旅馆的名字，阿莉希茜肯定在那儿住过；另一条是电影背景中的那座古堡，因为阿莉希茜是在那儿被汽车司机撞倒压死的。他在哪儿看过那座耸立在城镇中的十分古怪的建筑物呢。

他交了钱，朝他的住所走去，当时已是8点30分。伦敦的人又开始了劳累而繁琐的一天，不少行人在人行道上匆匆而过。当他看到一辆警车停在他的住所前时，他马上意识到又发生了什么事。

迪维特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不使自己发脾气，因为他到秘密情报局比平常晚到了一点。贺瓦尔特把涅槃早上拜访的事告诉了他。迪维特已近中年，体格健壮，站在办公桌后面。办公室在二楼，能俯瞰克雷森特路，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俩在。

“我觉得他完全有权看那部影片。”贺瓦尔特对他的副指挥官说。“难道你忘记了，阿莉希茜是他的夫人。”他又挖苦地补充说道。

迪维特取下他角质边眼镜，用手绢角擦拭着镜片。他望着贺瓦尔特，贺瓦尔特身高6英尺，穿着一身质地和款式都很讲究的深蓝色套装，脸上胡子刮得挺干净，脸庞显得光滑，简直无可挑剔。他发现迪维特的眼神并不慌乱，便把零钱在裤兜里弄得叮咣作响。迪维特把眼镜腿小心地挂在耳朵上，不作任何回答，从皱巴巴的夹克兜里拿出一个信封，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

“阿莉希茜是他的妻子，我当然知道，也就是由于这一点，我才认为把影片放给他看太残酷了。”他说道。

“在这里我说了算。”贺瓦尔特生硬地说。

“在布洛卡恩这件事上不同，刚才首相召见了，你还是读读

这封信中的那封信。”他象往常一样用客客气气的语气纠正他。

“我但愿不是又一个该死的授予你全权的命令。”他怒气冲冲地说。

他把信封中的信一把抓出，迅速地阅读了一遍，又丢回给迪维特。“已经第二次了，我要提出抗议。”

“你知道怎么办。”

迪维特的口气含有一种不同的暗示，弄得贺瓦尔特紧紧地盯着他。贺瓦尔特双手插进一绺绺白发的头发中，然后审视着墙上的一张地图，那是当天上午迪维特的助手默妮莎贴的。这张地图是展示斯堪的纳维亚从丹麦的西海岸到苏联与东边的芬兰的边界。

“这起什么作用？”贺瓦尔特问。

“它可能就是战场。”

“战场？”

贺瓦尔特的腿轻轻地抖动着，右手插在夹克兜里，左手拇指往外突出着——迪维特又使他吃了一惊。他差不多从来不使用戏剧性的术语。迪维特仍然站立着，两手交叉在一起，搁在身前，象在等待着什么。默妮莎头发深棕色，眼睛大而机灵，一看就知道是个令人喜欢的女人。她趁人不注意时走进来，站立着。迪维特向她点头示意没事，她才坐在她的办公桌后面。

“从欧洲传来的谣言看，那个美国人，亚当·布洛卡恩，也许能穿过斯堪的纳维亚。”

“布洛卡恩究竟是什么人？”

“不知道。谣言传说是美国安全部的某个高级官员打算叛逃去苏联。假如有比金·菲尔比大得多的人物到达莫斯科，你可以想象得到在美国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特别刚好碰上里根在11月份竞选连任总统的时候！”

“呵，我的上帝。”贺瓦尔特惊奇地倒在房子里唯一的一张皮沙

发上，这沙发是迪维特平常用来接待来访者的，好使来访者放弃戒备心理。“我也预料是这么一回事，但绝没想到是这么一条大鱼。”

“象鲨鱼一样。”

这不象迪维特说话的方式和语气。默妮莎惊奇地抬起头来，认真地打量着迪维特。

“为什么是斯堪的纳维亚？”贺瓦尔特问道。

“那是通往苏联的最好路线。布洛卡恩不可能出现在柏林的检查站。好了，我还是问你，你为什么要让那可怜的涅默看那部恐怖影片？”

“他看完影片后，我突然提起了——亚当·布洛卡恩的名字。”

迪维特睁大眼睛，气愤极了，“你是想迫使他去追踪，相利用他外国记者的广博经验把你引到布洛卡恩那儿去，这就是你的目的，对吗？”

“如果能这样，那可是我们值得荣耀的事。”贺瓦尔特做了个滑稽手势，又接着说：“假若我们要使美国人免遭失败的话，我们确实要建立信誉，在华盛顿的信誉。”

“建立信誉方面你有何打算？为了建立信誉，你难道可以在所不辞地去做残酷无情的事吗？”

“当他离开大楼的时候，里波特利跟着他。”

“里波特利！”迪维特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蔑视和厌恶。“你相信涅默不会在一小时之内发现他吗？”他把两手半放在桌面上，身子往贺瓦尔特倾过去，“你刚才做了什么，你清楚吗？你在棋盘上下错了一着棋。他将会发现一个目标——找出杀害他妻子的凶手。”

“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并不融洽。”贺瓦尔特反驳道，“阿莉希茜是《世界报》的外国记者——她已经和涅默闹崩了，因为他们是同行。他们的婚姻只维系了六个月，就遇上了暗礁。”

“你认为这样涅默就会不同吗？他现在象一头发狂的、横冲直

撞的大象，我们要控制他。从现在起，贺瓦尔特——”迪维特指着首相的命令。“这份命令是这样说的，我们再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

涅默看到警车停在入口外面，便没有马上穿过贝雷斯福德路。相反，他疾步穿过圣·马克教堂的庭院，站立在教堂外面，点燃一根烟，听到一阵阵急促的警笛声。

一辆白色救护车从富尔曼路方向驶来，停靠警车旁边。车上跳下两个人，走到车后打开后门，然后，拿出一副担架飞快地跑上台阶。

涅默站在原地未动，吸着烟，他知道这种情况下他不会被人注意，因为恰好有一个食尸鬼把人们的注意力都吸引住了。几分钟后，两个人抬着担架出来了，担架上的人头上绑着纱布。但涅默一下就认出了是早晨在福诺门咖啡店交给他信件的邮差。他等救护车走开后，扔掉烟头，穿过马路。

通向入口大厅的门敞开着，他被一个穿便衣的警察阻拦住了。

“请出示证件，先生。”

涅默递过名片，往进来的街道望去。在他刚才逗留的地方，一个穿着脏雨衣戴着软毡帽的男人站在那儿，抬头望着天空，但碧蓝的天空上并没有喷气客机飞过。

“谢谢，先生，我是比可克中士。”

“你的搜查证能给我看看吗？”

“先生，您特别聪明。好多人都没想到这一点，您可能就是布·涅默，那个外国记者……”

“对！现在我可以看看这一锅粥了吧。那边地毯上的是血吗？”

“是的，先生。那邮差遭到了突然袭击。他们是跟着他进来的，我跟您一块进去行吗？您是否在等着重要的或有价值的邮件？”

涅默沿着走廊走进他的起居室，凸形窗临着贝雷斯福德路。他转过头来。

“不。你问这个干什么？”

餐具柜摆在房子的另一头，抽屉全部被拉开，地上撒满了东西。涅默走进靠近起居室的厨房，打开电热壶，然后拉亮电灯。面对着起居室，瞧着镶在银边橡木框里的阿莉希茜的相片。

这是阿莉希茜的半身像，长长的黑发披搭在肩上，下巴颏挑战似地倾斜着。他对这种姿态十分熟悉。这时他的嗓子干得快开裂。比可克一双敏锐的眼睛，始终跟着他的目光转。

“刚才您脸色苍白，先生，幸运的是，发生这一切的时候，那位女士已不在这儿了。”

“是的，邮差的邮包哪去了？还有信件，我进来的时候，你好象问过我，是吗？”

比可克用一种警察与有身份的人打交道时惯用的语调重复着说：“我问你是否等重要的或有价值的邮件，你说‘不是’，而且您还问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

“唔，你究竟为什么要问呢？”

涅默转过身子，用勺子把速溶咖啡舀进棕色的大杯，准备冲开水。现在关键的是如何摆脱比可克，因为他的时间不多，还有许多事要做。

“先生，我们可以一起来设想一下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首先，有人在大厅中击中了那个邮差的头部——可能是用的橡皮棒。他们飞快地搜查了他的邮件，看见没有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便冲进了您的房间，搜查它——我担心您的卧室情形很糟，也许床单被拉下来了，等等。”

“现在邮差的情况怎样了？”

“他没问题，先生。刚才我们已拦住一辆救护车把他送去医院，

他最多住一晚医院，最多不过会有点头痛。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问你的原因。可是您——”

“我已经回答过你了。好了，比可克，我不想对你不礼貌。但我现在要去英格兰北部赴一个要紧的约会，要赶火车，得马上收拾行李。”

涅默懂得沉默的力量。他做好咖啡，啜吸起来。他得设法让这该死的家伙离开房间，他才好用电话。

“先生，等会我们派人来取指纹。”

“我想留几分钟归我自己支配。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比可克中士——”

“可以，先生。这样的事发生总是叫人震惊。”

比可克一离开房间，涅默便马上关好门。他点燃一支烟，走到窗子前，拿起放在长沙发边茶几上的电话。

他拿出电话号码本，查到芬兰的电话号码。打赫尔辛基时加上个0，又记下了赫尔辛基的号码155。然后，在伦敦号码栏里找出了位于塞恩斯伯里附近的克伦威尔路上的英国航空公司的电话号码。

里波特利仍站在原来的位置上，正有趣地玩弄着左手指甲。在涅默眼里，他根本不成其问题。他挂了155，将他从阿莉希茜信中得来的芬兰那个旅馆名称和地址告诉了对方。电话里，一位姑娘把旅馆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涅默，他拨通了那个号码。

接电话的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告诉涅默以后的三天里他们只有一个套间了，一晚一千芬兰马克。因为芬兰和瑞典之间有场足球赛。涅默说他要这套房间。

涅默拨英国航空公司的电话号码时，看到窗外一辆出租车停在里波特利不远的地方。一个丰满的中年妇女从车上下来，朝里波特利走去。涅默大吃一惊，默妮莎，迪维特的助手！她是个危险角

色！

他透过网状窗帘继续观察着。她停在里波特利跟前，两人开始交谈，手里还拿着张钞票象是在兑换，假若涅默没有一直注意窗外的话，就会发现不了那辆出租车的。

她说了会儿，便穿过街道，开始和站在台阶上的比可克交谈。她边说边微笑着，谈笑中总是盯着涅默的窗户。最后她又笑了笑，好象是对比可克表示感谢。她回头往出租车走去，上车后，一溜烟开走了。涅默看到这一切不禁暗暗地咒骂起来：迪维特跟踪着他，他就不会有原来那么多时间了，迪维特耍的花招要比里波特利狡猾得多。

涅默又拨了英国航空公司的电话，一位姑娘立即答了话。她答应帮他买一张飞往赫尔辛基的机票。

“飞机离起飞只有两小时了。”她说道。

“可以，我离飞机场大约有十分钟路程，多少钱？我给你现金。”

“先生，请你稍等一会。”

涅默想着她一定是在查看飞往赫尔辛基航班的表格。他看了看表，心想，要马上避开迪维特，要赶上那趟要命的航班。对方重新拿起了电话。

“您可以预订，先生。”

他把名字告诉了姑娘，说半小时之内去见她，然后放下了话筒。要去外国旅游，要准备四个条件：护照、机票、钱和预备好的房间，因为如今大城市总是有时髦的展览或足球赛而人满为患。

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涅默随身带有护照，他已订好了机票，订好了房间，他还有一个能行走的银行。在他的皮夹里，有瑞士法郎、德国马克、旅行支票和美元，这几种货币在当时来说是最值钱的。

他轻轻地打开起居室的门，走廊里没有人影，比可克也许到大门口等取指纹的人了，后边的卧室里也空荡荡的，乱七八糟。